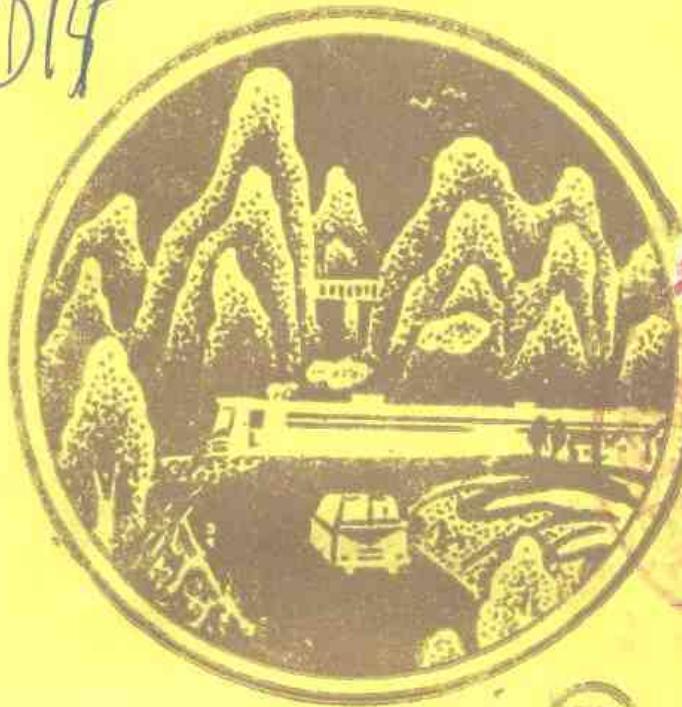


2014



第二十四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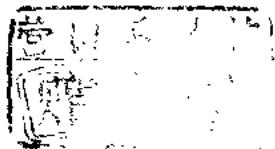
文  
史

● 政协四川省营山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 编

营山文史

# 营山文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营山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九月

*ECP/38*

营山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编　　辑　　委　　员　　会

编　　审：宋正方　李柏林

主　　编：吴孟秋

副　主　编：张仲秋　李定国　周新全　陈永康

编　　委：王定华　李定国　朱绍操　刘星耀  
　　　　　吴孟秋　陈永康　张仲秋　周新全

曹季侯　　郭受祺

责任校对：朱绍操

特约校对：张仲秋

# 目 录

- 营山籍红军的悲壮历程 ..... 刘星耀(1)  
难忘的 1933 年 ..... 胡其荣(10)  
前进刷团血战二十里铺 ..... 王定国(14)  
三过雪山草地 ..... 肖里鹏(18)  
营山地下工作片断 ..... 陈淑娴(21)  
王进之同志琐事录 ..... 刘君予整理(30)  
忆于木同志二三事 ..... 刘君予(42)  
医学博士喻季冕 ..... 李崇蔓(46)  
1952 年水淹双河场记实 ..... 刘致中(49)  
琐记营山的烟毒与禁政 ..... 王定华整理(54)  
解放初小桥的禁烟禁毒工作 ..... 易新树(65)  
几个“鸦片烟鬼”的下场 ..... 肖里鹏 吴绍诚(68)  
张兴顺绑孙戒毒 ..... 张映斗(73)  
营山“3·21”平暴记实 ..... 胡洪春(76)  
巨匪郑鹏落网记 ..... 周新全(85)  
一貫道及其在营山的活动 ..... 王能定 王定华(88)  
高峰道在营山的活动 ..... 曹季侯(94)

建国后营山二轻工业记实	黄先彬(99)
廖次达与大生庄	郭玉成(107)
袁家药铺	袁孝培(111)
龙吉星的经商之道	邓淑清(116)
美和银楼	李旭辉(120)
“坤记”商号	侯永明(123)
自制教具的一段往事	王学忠(125)
1963年那期师训班	王孚(130)
新旧种痘见闻	张映斗(135)
营山县消灭了头癣病	阳道和(141)
在“大炼钢铁”的日子里	段荣泰(143)
新民路劳动改造见闻	刘君予(149)
团包村农民自残抗丁	曹季侯(158)
太蓬怀古	杨春薇(162)
思源铭	李定国撰文 袁孝培注释(166)
清代营山的一百一十任知县	李定国(170)
过街楼的变迁	王知常 刘大福(177)
民间棋类拾遗	蒋大皓(179)
丝丝鱠鱼面	唐惠来(190)

# 营山籍红军的悲壮历程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刘 增 雄

## 一、六千儿女当红军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南扩展根据地，发动营渠战役，解放营山，建立全县各级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翻身作了主人，纷纷响应四方面军“壮大红军”的号召，男女老少争当红军。骆市乡邓家坝村110多户，家家有人参加红军；骆市、小桥两乡参加红军人数超过两千人，被称为“红军村”、“红军乡”。骆市区委书记杨绍怀、小桥区委书记李承模两家共有21人参加了红军。全县妇女有近千名参加红军，建立了营山红军妇女独立营，王定国任营长。不少少年想当红军在家乡未被批准，红军撤离营山后，尾追部队数百里，沿途讨饭、挖野菜充饥，哀求部队批准，最后终于当上了红军小战士。从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到次年1月撤离营山，全县城乡有5960人参加红军，被编入英勇的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师，走上了艰苦悲壮的革命征程。

## 二、反围攻转战川东北

1933年底，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集中110个团、20万兵力，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驻守营山的红九军，于次年1月作战略转移，撤离营山，营山

籍红军跟随部队，开赴仪陇、巴中。1月上旬，红九军二十七师在仪陇南五里墩，突袭敌杨森第四路军阵地，激战一昼夜，击毙一团长及以下官兵400余人，俘敌200余人，逼敌后撤20余里。营山入伍的红军战士在这次战斗中英勇顽强，受到表彰。2月上旬，敌警备第三路军副司令郝耀庭率6个团进攻宣汉马鞍山，妄图进入宣汉、万源根据地腹地。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开赴宣汉配合兄弟部队，阻击敌人进攻，突袭敌后方楼门口阵地，回击向马鞍山进攻之敌，歼敌主攻营5个。接着红军神速插入敌占领的毛坝场，全歼敌警备第三路军司令部及两个警备团，并当场击毙敌副司令郝耀庭。此次战斗中，红军亦有不小伤亡，红七十三团营山籍指战员伤亡即达90多人。在著名的万源保卫战中，红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全体指战员，奋力与敌第五路总指挥唐式遵率领的8个旅展开激战。从7月16日到8月6日，红军英勇顽强誓与阵地共存亡，打退敌十多次疯狂进攻。坚守大面山的红二十五师，打退了敌两个旅的轮番进攻。营山籍红军最多的红七十三团在大面山战斗中，人人奋力拼杀，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打击敌人，当红军增援部队赶到，又乘硝烟弥漫，跳出战籍，冲入敌阵地，举枪扫射，挥刀砍杀，致敌尸横遍野，为保卫万源立下战功。

营山籍红军自跟红九军撤离营山，历经十个多月，转战逼江、南江、巴中、宣汉、万源，经过东西两线战役，战斗50余次，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消灭不少敌人。营山小桥籍红军王正坤，担任红二九六团团长，率领全团干部战士，转战镇巴、城口，歼敌三千余人，被四方面军表彰嘉奖。为保卫川陕根据地，200多名营山籍红军战士在前线受伤，300多名营山籍红军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正当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得到发展之时，张国焘在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中搞所谓“肃反”，以“托陈取消派”、“右派”、“改组派”、“不纯分子”及“奸细”等罪名，无辜杀害大批红军干部、战士。在仪陇立山、鼎山“肃反”中，被杀害的营山籍红军干部战士即有 50 多人。原小桥区委书记、红军干部李承模、妇女独立营女副连长冯璋，被定为“不纯分子”在立山“肃反”中遭杀害。在巴中、通江“肃反”中，又有两批营山籍红军干部战士遭杀害。团长王正坤在宣汉“肃反”中，以“历史不清”遭逮捕，幸被师长冉南轩力保，方免于难。在张国焘的“肃反”中，营山籍红军干部战士因被罗织的各种“罪名”而遭杀害的计 150 多人，“左”倾路线使川陕苏区遭受重大损失。

### 三、三过雪山草地

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的营山籍干部战士随部队西渡嘉陵江，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4 至 5 月红九军转战川西北，击溃刘湘发动的“川陕会剿”，攻克松潘、理县、茂县、北川等县，6 月上旬抵夹金山脚。中旬上级指示，为了北上抗日，各部队作好翻越夹金山的准备。红九军各团的营山籍红军，跟战友们一起准备干粮、草鞋，打点行装待命。一天清晨，部队奉命出发。夹金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 4000 多米，一上一下要走 70 华里。这里空气稀薄，积雪终年不化，四面无路可攀。先头部队在前用铁锹掘，用刺刀凿，后续部队沿着踩成的“雪巷”前进。每向上爬行一步都要费尽全身力气，一不小心就可能跌进雪坑峡谷。部队行进到半山腰，尽管天气特别冷，但红军战士的衣裤仍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往上望，太阳亮堂堂，

朝下看，云雾飘渺，见不着山脚。雪山上的气候喜怒无常，一时风，一时雹，一时雪，说来就来，使人够受。队伍快到夹金山顶时，人困马乏已到极点，宣传队不断鼓动：“同志们，向前冲啊！我们胜利了，快到山顶了！”一些年青力壮的同志经过最后冲刺终于爬上雪山顶峰；可是有的同志却因高山缺氧，体力不支倒下了；有的同志身体已经支持不住，又遇大雪纷飞，全身积满白雪，冻得手脚麻木，象树桩一样倒下，告别了战友，长眠于雪山上。对此，幸存者无不感慨万千。红九军七十三团的营山籍红军班长王伯川回忆说：“在红九军，我们营山籍指战员牺牲伤亡够多呵！我的那个班十多号营山人，爬完雪山只剩六个人，活下来的都是三生有幸。”红九军二十七师交通员欧荣智回忆说：“和我一起同时在营山小桥参加红军的司号班长，我们都参加了万源保卫战和松、理、茂反刘湘‘会剿’战役，我们一同爬雪山。他身体健壮，为了一班人团结，自己饿了吞冰雪，把炒面都给战友，伤病员走不动他搀扶前进。接近雪山顶时，他自己却因饥饿寒冷倒下了，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连队在雪山顶上为他开追悼会，战友都悲痛欲绝。”

爬完雪山，上级指示北上抗日，创建川（四川）陕（西）甘（肃）根据地。8月中旬，营山籍指战员随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整装出发，过草地，奔向目的地包座。草地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历来为松潘所辖，纵横600里，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由于河道迂回，沟渠纵横，水流滞缓，形成大片沼泽，渺无人烟，亦无鸟兽。草地的气候也与雪山一样变化无常。8月的草地，一望无涯，水里长草，草里有水，无路可走。部队全靠请来的藏族同胞带路，踏着草甸缓慢行进。第一天就有不少人陷入泥潭。部队进入草

地，老天爷也好象故意作乱，一会儿下冰雹，一会儿下雨。冰雹打下来，战士无处藏身，只有顶起衣服抵御；雨不停地下，不仅淋透了战士的衣衫，也使藏族向导难于寻路。有些地段水草淤泥过膝，部队在艰难中行进。不少战士在茫茫草地陷进深泥潭。战友奋力营救也无济于事，最终葬身草地。

艰难的草地行军夺取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严重的缺吃亦威胁着战士的生存。出发前部队带的干粮炒面，行程未到一半就基本吃完。草地荒无人烟，粮食无从补给，只能寻找野菜充饥。有的野草有毒，不少人因误吃毒草中毒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草地里淤积的水再渴也不能喝，有几个营山籍战士的干粮掉在水里，弄起来吃了亦中毒。干粮没有了，大家将皮带、枪带、马鞍烧后煮起吃。老红军李化毅回忆说：“我在九军二十七师过草地，全排二十几号人，我们营山的占大部份，在草地里饿死病死的就有八九人，我病了也差点走不出来。”草地宿营必须找小土包，有时天没黑遇到有小土包就宿营了，有时走到好大夜没找到土丘也不能歇下来。草地温差特别大，白天 20 多度，晚上又降到零下好多度，红军战士冷得嗑牙，只得相互挤紧相依而眠。如遇白天下雨淋湿衣衫，夜晚就冷得更厉害。山丘宿营时，偶遇柴草就烧起堆堆火，干部战士围拢一团共度漫漫长夜，这还算是最幸运的一夜。红军部队经过十天长行军，吃尽人间罕见之苦，于 8 月下旬终于过完草地，胜利抵达包座。

正当红九军干部战士在包座休整，缅怀牺牲在草地的战友，庆幸自己胜利走出草地的时候，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分裂党、分裂红军，主张南下，“赤化四川”。部队驻包座 20 余日，9 月中旬张即命令掉头南下，第二次过草地雪山。

第二次比第一次当然更苦。一是天气变冷了，干部战士衣被仍然单薄，无条件补充；二是筹措粮食少，能带的粮也少，路上的野菜也更少；三是红军战士的体质下降，病号也多。因此第二次的伤亡比第一次更大，倒下的战士更多，不少红军干部将干粮匀给大家吃，自己也活活饿死。加之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南下川西北，受到刘湘几个军的围攻进剿，红军部队转战甘孜、康定的藏族、彝族地区，于高山峡谷之间苦战8个月，损失惨重，部队人数与离川陕苏区的时候相比，减员将近一半。老红军王朝禄回忆说：“我们营山籍红军跟随红九军转战南北，进入松、理、茂藏区、彝区，与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和土匪作战，有不少人阵亡负伤，不少人被打散流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很多女红军在负伤后散落在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幸存者亦被蹂躏。”

1936年7月，中央经过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三过草地。7月初从甘孜、炉霍出发，经壤塘、卓克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三过草地，准备充分，但比前两次路程远，时间长，行程30多天。缺粮更为严重，野菜草根难寻，不少人得了浮肿病。红军指挥员考虑大家的生存，将骡马杀了，让部队分着吃。吃了骡马，没办法又将皮带、枪带、帐篷等皮制品烧煮以后充饥。直到8月1日，终于走出草地，抵达包座。三过草地再一次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

长征中，营山籍红军战士所在的红九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谱写了一页光辉的篇章！

欧荣智在回忆到这段征程时说：“没有红军战士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没有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革命精神，没有吃大

苦耐大劳的勇气，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征的胜利是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 四、西渡黄河征魔恶

为了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联通苏联，开创西北抗日新局面，1936年10月下旬，红九军、五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骑兵师、四方面军机关两渡黄河，向宁夏进发。营山籍红军随二十五师、二十七师渡黄河后进占甘肃的景泰、一条山。敌西北剿共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骑兵五师师长马步青集结9个旅3万人和民团近10万人，并以骑兵多，对本地熟的优势争夺一条山。四方面军3个军协同作战，打退敌人5次进攻，歼敌2000余人，击毙敌前敌指挥马廷祥。此时双方兵力对峙，但从占领地区地形看于红军不利，于是红军向古浪、凉州转移。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统一指挥3个军作战。11月，西路军在古浪、永昌、山丹与有优势兵力和坚固的工事的敌人展开激战。西路军英勇顽强，先后攻下敌10多个阵地，歼敌骑兵、步兵2000余人。在争夺古浪县城的战斗中，敌以5个骑兵旅和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四面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广大指战员奋力反击，与敌展开巷战、肉搏战，给敌以严重杀伤，并击退追击之敌。但西路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2400余人，军参谋长陈伯雄、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此战役使西路军大伤元气。老红军李仕毅回忆说：“这次战斗，红九军七十三团、八十团打阻击伤亡极大，这两个团伤亡的营山籍红军干部战士就有200多人，我算是一个幸存者。”在凉州四十里铺战斗

中，在 300 里的狭长地带，西路军无法集中兵力。马步芳以逸待劳，集结重兵与红军一决死战，胡宗南亦派一个旅增援。30 军两个师坚守阵地，奋战 3 日，数度与敌开膛肉搏，歼敌 2400 余人，自己也付出伤亡 2000 多干部战士的惨重代价。蒋介石于 12 月初，赴西安组织围剿红军，西路军面临更大困难。1937 年 1 月西路军西进到高台，战斗部队已不足 1 万人。“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奎、马元海、马禄）集中 7 个旅 2 万多人蜂拥而至，在高台与西路军展开激战。西路军全力拼搏，浴血奋战，部队遭重大伤亡。红军与敌近战，子弹、手榴弹打完，用刺刀、大刀、石头搏斗，最后用拳头与敌斗打。终因敌众我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光明、师长叶崇本等 3000 余指战员壮烈牺牲。西路军向西撤退至倪营子，又与敌进行了一次恶战。为了击溃敌人保卫阵地，西路军指战员一直拼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真是“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经过八、九次进攻战，毙伤敌近一万人，可红九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和一批团营干部等数千人英勇牺牲。此时西路军指战员已不足 3000 人。之后，剩余部队转战祁连山，一进入狭长地带，就遭敌重兵围攻，虽击溃部份敌人而自身却面临生存的困难。祁连山区，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到处是冰谷雪岭，部队缺穿缺吃缺盐，战斗力十分微弱。红五军继任军长孙玉清战斗中被俘，于西宁就义。

西路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孤军鏖战 4 个多月，歼敌二万余人。自身仅原红三十军还剩 1000 多人，后又转战雪山、戈壁、沙漠，经过 40 多天艰苦跋涉，冲破敌人围追堵截，才最后脱离险境，保存 400 多名骨干力量回到了陕甘宁边区。不少营山籍红军在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随部队转战大西

北，碧血染黄沙。据 1951 年县人民政府在全县调查登记，当年参加红军的 5900 多人，在军队和地方单位工作的仅 136 人；流落在外、在乡的红军 470 余人；战斗中牺牲，被定为烈士的 2933 人。

营山籍红军战士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为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人民将永志不忘。

# 难忘的 1933 年

胡 其 荣

1933 年，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一七三团开进营山双河。广大劳动人民举起三角红旗，打起锣鼓，抬起酒肉，扭起秧歌，放起鞭炮，高声欢呼“红军是来救穷人的！”“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热泪盈眶慰劳红军。那时我虽才十岁，但那热闹的场景，至今不忘。红军来双河后，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大事好事。

一、建立了红色政权。当时双河区苏维埃政府归长胜县（治在今仪陇立山区所在地，后迁巴中鼎山）管辖，为第六区。区苏维埃政府设在文昌宫，区委书记是何孝林。我们村苏维埃主席是康定武。区苏维埃向群众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在糖坊街、油坊街等处用墨水书写了“红军不乱杀人，只杀反革命！”“反对军阀混战！”“反对拉夫抽丁、吊打穷人！”等大幅标语。利用识字夜校教妇女、青少年唱革命歌曲，如“十把扇儿”这首歌，我还记得第一段的大体内容：“一把扇儿联联，篼篼齐呀溜溜，红军来了嘛唉呀，唉呀救穷人嘛！干哥啥！”。还组织青少年在文昌宫、关帝庙演文明戏。逢场天，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禹王宫坝子里向群众宣传红军的革命政策。

二、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妇救会、儿童团。赤卫大队长是一个姓蒋的石匠（名字记不起了），双河参加赤卫队的约有 60 余人。据我所知现健在的有胡绵弟（正军级，已离休），还有胡

其连(十村——今地名,编者注,下同)、刘志荣(六村)、陈远镛(五村)、陈茂必(四村),他们都参加了太蓬、马深、通天的战斗,后随红军北上,途中与部队失去了联系,成了红军流散人员。领导妇救会的是李章氏,她先跟红军北上,后因怀孕返乡,做地下工作,已病故。妇救会委员李张氏(李吉安的养女,现双流街村 53 号小哑儿陈忠的母亲)。妇救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妇女给红军打草鞋、织绑腿、缝衣服、制军帽、编斗笠,到南部新镇坝买盐、抬担架、煮饭、烧开水、做咸菜等。儿童团团长是贺猪儿(他一家人都随红军北上,后无音信),副团长翟宗发(现年 80 岁,住中街平桥头 75 号)。儿童团团员的主要任务是手执红缨枪在场头场尾站岗放哨,查看行人路条,无路条的一律不准通行,还给红军伤病员送信、送水、送饭。

三、镇压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及不法分子。我记得红军和赤卫队逮捕了桥亭五村四组一个叫李秀卿的地主,在押赴会场公判过平桥时,这个地主企图跳河逃跑,红军见情立即开枪处决。当时苏维埃政府把兰顺成店子楼下作为关押人犯的场所,根据人犯罪行情节轻重,依法论处。广大劳苦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惜的是,双河有名的恶霸、土豪劣绅如陈宝森、莫春如、薛丰茂等在红军来双河前夕逃跑到蓬安县望水垭一带去了,未得到应有的惩罚。

四、分配土地,发行苏区货币。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发动农民斗地主,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穷人。我家在七村四组也分得了一分土地,我还跟随父亲到禹王宫去分得衣物、粮食等胜利果实。红军在苏区发行了货币,有纸币、布币、铜币,上面有镰刀、斧头图案,面额有 200 元,50 元几种。人民翻身,无不欢天喜地,从内心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苏维埃政府

万岁。

五、举办学校。学校设在观音阁，教师李函章，教儿童团的娃娃们识字，读书的有 20 余人，现健在的有杨清泉、翟宗发、胡其荣、陶龙安等。还办有妇女夜校，校址设在拱桥头严诗礼店内。主要是教育妇女不要被“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所束缚，要争取人身自由，自己解放自己；动员妇女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服务；鼓励亲人参加红军等。

六、禁烟、禁赌。那时双河的烟（鸦片）、赌、盗匪在全县是出了名的。农村盛行种植鸦片，恶霸地主陈宝森、陈金浦、陈瀛州等人，用低价从种烟人那里收购鸦片，然后运往通江、南江、巴中、平昌、仪陇等地高价出售，因而发了横财。双河街上还开有烟馆数家，毒害人民。赌博成风，什么红宝、单双、麻将、纸牌、牌九处处可见，特别是逢场天和举办红白之事时赌博更为严重。不少人染上这些恶习，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的铤而走险，偷盗，抢劫，走上犯罪道路。红军来双河后，出了禁烟、禁赌的布告，并派专人宣传、检查，无一人敢犯，真是一正压百邪。

七、破除封建迷信。那时双河老百姓封建迷信思想相当严重，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总有不少的人到街上的禹王宫、文昌宫、万寿宫、天帝庙、金龟庙、观音阁、道子观音、寿福殿等庙宇去进香。红军来后，向群众宣传：穷人不是命孬，是受“三座大山”压迫所致。许多人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一些青少年和儿童团员员，把菩萨头上的红绫取来缠刀把、红缨枪或打成八角帽子戴。

1934 年 2 月，红军撤离营山。双河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陈白高、陈金浦、吴超群、吴汉山等还乡，组织什么“大刀